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六冊

戶部

卷六

卷七

卷八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六卷

萬曆肆拾陸年拾壹月貳拾捌日

戶部主事洪啟初一本爲奉

差事竣謹

陳滇黔艱危情形仰祈

聖鑒亟罷

貢金

大恤災地以彌亂萌以安邊計事臣竊惟我

國家稱唇齒之邦莫如滇黔滇以黔爲門戶黔敞則滇必受其梗塞黔以滇爲倉廩滇敞則黔必受其疐羸蓋一方病害且交中况兩地並時俱困尙可任其日壞月甚悠悠泄泄而不爲之所哉臣

學術識淺我

皇上不可以爲不肖

任臣職在衡士何知有四方事顧古者

皇華使採風問俗必以入告臣實有事於滇而黔爲攘攘往返其間所得於耳目最稔敢自緩於諏詢而不一爲

皇上

陳之按滇僻處天下末俗尙朴厚臣啣

命入棘闈惟懼亡以當遴選乃縱觀其文大率多馴正爾雅無叛道不經之談及撤闈稍問及民間疾苦則最爲滇害者無如

貢金一事臣於是不憂其文而憂其民生之日蹙也臣觀詩書所稱萬邦

貢獻惟其土物而止故不易爲辦而上非不經未聞有地非其產而

貢供爲常征非有名而

加額如故若滇之

貢金其間越地採買之苦與夫設處挪借之艱追號起運之擾按臣不啻繪民情而爲言憂懇迫至

讀之堪洒洛陽之涕臣已可無言矣惟是臣入黔至盤江河士人爲臣言六月中滇解

貢金護衛兵役率先渡江溺死者五十人金幸後至無恙臣聞之不勝駭異夫盤江一河兩岸相距咫尺而近非洪流巨浪而一時覆溺無一獲全此理之不可解者良繇

天心

示厭特假此以震悚

皇上之端其遺於臣所見聞耳不自滇達燕斃幾許民命而後此金得輦入

大內而後知

皇上

德弘

好生使得於乍見未有不

恍然動色者而肯以此易彼乎然今猶幸道里無阻耳倘聞風竊取不逞爲難此解金者安能飛渡則向之所爲剝膚吸髓聚悲歛怨而來者亦徒爲大盜資而何益之有與且金亦何必

貢自滇哉



京師百貨輻湊四方精金不脛入

都門待售佑堅利任得價惟恐輸金之不遠既無虞設處之艱窘又可省飛輓之騷擾於計甚逸於事甚易而何必專取給於滇也語爲十鍾一石此猶爲

國計言也若非

貢金一兩非白金一兩不能辦則其費非致一石比矣其有用不過以備

宮中之需曾何關軍

國之重其無用則徒爲朽蠹之積不乃貽

聖德之累哉噫此之

貢也

天不能雨地不能產勢必貿易於外地反以生事而起釁是復召武定之變也皮骨已盡不堪再剝彼夫困者思以鬪窮者思以噬是復爲楊璫之續也種種難端足爲寒心

陛下深惟及此其當

罷寧待再計哉若黔則尤甚矣黔四面皆夷一線入滇其地瘠賦稅不足當東南一岩邑而民習

夷風走死地如鷺最易於爲亂往者苗氛不靖剝削無虛日民不安命賈不出途黔已岌岌不可爲幸撫臣獨出壯猷不避艱險躬親掃穴黔人始得聚廬托處稍安故業矣乃兵燹之後繼以旱虐臣始經其地則見其田起黃埃野無青草鵠形鶴面者累累而遍田野而黔中故事郵傳盡領於武弁輿卒擁臣言其撝腹之困動至累年所至譁然漸見脫巾矣比臣從滇回又見其疫癘盛行自窮鄉以及里巷無有子遺向之饑軍餓卒環泣而訴於臣者盡化爲烏有轎車相望溝壑填委鬼哭人號爲之陰霾不開平越以東祝融煽焰廬舍一空遍爲露處觀者莫不咨嗟蓋從來上天降割一方未有至此極者臣每見各省直一遇地方災沴撫按必爲之

請

命或

蠲征或留稅

皇上無不

報可今黔以征則無可蠲以稅則無可留伏睹

皇上四十四年曾

俞撫臣之

請官馬價六萬撫臣遂得以一意料理兵食功成安攘今前效已睹後局當收况當此重災之後嗷嗷待哺視諸省直尤急

陛下普

一視之仁

慨然出

帑金數萬一以賑饑民一以餉餒伍撫臣必能宣

陛下

德澤拊循噢咻而黔庶其有瘳不然

天灾人怨醞釀並至此夫仇儻脫巾者皆能瞑目語難其爲黔禍豈獨在苗哉夫今東事方急於燃眉而臣獨以滇黔爲今言者良以東北西南均我

國家之土宇辟之一身痛癢未有不相關者向惟玩忽東事倖幸旦夕謾不設備以致今日厯

廟堂之經營今滇黔已有其形矣毋謂此一隅耳楊曾已事前車不遠萬一挺而走險激成大變滇

黔動則楚蜀危不復增一東事之憂哉故在滇則數十年困累者當爲之節其力當此東事倥偬而

明詔罷

貢金使外夷聞之未必非舞階干羽而滇從此沾浩蕩之

恩倘

陛下有待停止則乞從嘉靖初年二千

貢額於法

祖中亦寬一分

德意誰不歡呼更生焉在黔則

陛下行之已試者不當復屯其膏撫臣雖不敢再望發棠而

陛下僅爲滄海涓滴乘此阨危之候

大賚

恩卹閭閻卒伍有起色永固邊圉莫此爲便倘



陛下方急東顧欲

留左藏則臣頃從滇來見滇鎮臣蒿目時事捐貲報

國業有二萬輸將在途乞將此數

允轉賑黔以滇之有濟黔之急

陛下惠此不費而涸輒紓困亦足少甦萬一矣乃臣因論滇黔而有感於用人之要也

中國相司馬而遼人戒邊軍中有一范而西賊胆空自古籌邊首惟用人黔爲多事之國所以能易危爲安者以有撫臣爲之左提右挈故也今滇自舊撫得

告缺幾經年矣雖按臣綜理精核彈壓有賴然轉盼侯代軍旅何事滇鄙何地一日無撫臣爲之專督哉則

亟下新撫尤爲安邊第一計也臣途次草

疏懼自出於位累欲焚草因睹此星變人心憂惶大小臣工政不當以言爲諱輒自效其款款之愚

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

臣按此疏當東事倥傯之時爲黔溷

請命近於無疾之呻吟然謂二省已有東荒之形而水西之變曾不旋踵其言中矣故錄之

萬曆肆拾壹年捌月拾貳日

太常寺少卿等官胡忻等一本爲

藩封急宜就駕

王田萬難足額謹瀝血合辭仰懇

聖明立賜裁決以釋群疑以完

大典事臣等恭惟

福王

皇上愛子也分封

祖宗大典也以愛子之心行法

祖之事則

福王之國寧庸再計蓋

皇上之封國於

福以用愛也豈其徒寄空名之謂必其茅土實膺而後國不爲空王

福王之受封於

皇上以承愛也豈其徒擁虛器之謂亦必藩事實蒞而後王不爲虛貴乃今封期已愆事猶遲疑豈福王真患貧必取盈於四萬頃之數將使

分封鉅典爲不結之局耶夫四萬頃爲必不可得之數也天下之人盡知之內外臣工俱言之矣而福王顧爭執不已者則有以兢心於

潞王四萬頃之額而不平心於

王租四萬六千有餘之入耳額雖縮於四萬頃之內而入實溢於四萬兩之外相提而論亦不啻足矣夫利田利在起租起租祇以瞻養今以四萬六千餘田之租供

王一年三百六十日之用是費百餘金而

王尙稱不足耶且

潞王何可爲比也是

皇太后之愛子也又我

皇上之親弟也昔日漢明帝封諸皇子制食邑僅諸王國之半明德皇后以爲言帝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等且不可矧其租入已過之乎

皇上即以裁抑

福王亦所以教之順明有節也豈可任其侈欲莫之禁耶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其餉之者均平如壹也

福王而下猶有

瑞王有

惠王有

桂王皆已及期

皇王愛

福王亦宜愛



瑞王愛

惠王愛

桂王

福王田四萬頃

瑞王

惠王

桂王田亦宜四萬頃

國家財力其何能支

聖恩濫觴安所底止能無慮乎尤可慮者

福王不之國則人心不定猜疑橫生訛言蠱起王曰乾之奏可爲寒心

皇上能不爲

福王計耶

福王能不爲自計耶故臣等竊謂

福王莊田之額必不能足

福王之國之期必不可緩伏願

皇上亟罷括田之令併申就國之

旨王毋留行式遄其歸俾遐邇臣民曉然知

皇上無成心

福王無異志則人心大定群疑頓消

大典永光臣等不勝拱俟之至

臣按鳴鳩均愛詩人所稱四百萬頃之額獨取盈於一藩而他藩則否亦少偏矣以爲必不得之數而藉此以遲回於就封何以解於群疑耶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戶部等衙門左侍郎李汝華等一本爲理財須秉真心經國必求故典謹陳足財裕

國之實以安九塞以圖萬全事頃該巡關御史李徵儀爲饑軍四日之亂事勢萬分危迫乞

勅部臣速行議發以信

明旨以全

國威以安反側事奉

聖旨該鎮軍餉缺乏着借馬價銀五萬給發近來各鎮紛紛告討着戶部會同九卿作速詳議處置來說各軍受朝廷豢養給餉偶遲自當聽該管官奏請如何聚衆要挾自干法犯着督撫巡按官嚴查爲首倡率的處治不許縱容致滋驕悍該部知道欽此案呈臣汝華且感且愧謹于月之一日即會同署吏部事兵部尙書王象乾等九卿衙門官集議終日同舟之濟各矢公忠先議借節慎庫銀三十萬兩太僕寺銀五十萬兩兵部班價銀十四萬八百兩有南京兵部借銀十萬兩戶工二部各五萬兩共一百四十萬八百兩兵臣業已先疏具

聞濟燃眉之急消脫巾之變在此一舉中外所爲翹首跂踵者然借支以紓目前其暫也經畫以圖永久其常也

明旨謂詳議處置蓋爲疆場萬年之計而臣等熟思審處寧芻蕘一得之愚乎臣等嘗深惟其故

蓋

國家三十年來

典禮征伐莫非財貨而其出入之數盈虛之端可得而論也按各省直歲額銀入于太倉者多不過

四百萬自萬曆初年

皇上以宮用不敷于金花銀外復有

旨取太倉銀二十萬名曰買辦遂爲例至三十六年前任本部尙書趙世卿始爲執

奏蒙寬緩然迄無

明旨報罷計三十年出太倉者凡六百萬矣

皇太子册立

國家之鉅典其次如

瑞王七公主先後婚禮及今

福王之國金寶珠玉等費出太倉者又四百二十四萬七千餘矣三叛之役數載迭興輓粟飛芻萬

里騷動出太倉者又幾千餘萬矣猶未也按

穆宗初年計臣馬森奏歲支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至于今除民運外支太倉者乃三百九十萬



此又以千餘萬計皆在歲額外者入有限出無窮欲財貨之常盈而不虛安可得哉今日事勢至此惟有

上下中外同心以圖實政而已凡非故典者終不能行即行之何益皆非實也臣終不能行于前疏之外復有所加第以能行之事及行之而有益者會同商確不過推廣前說明于法在必行耳謹列數款爲

皇上陳之

一曰修屯田之實古不暇論

國初後尙置屯自邊以及中土在在而是所謂兵有所自出餉有所從來即遼左孤懸塞外先年亦無年例銀兩則屯米最急也今內地未必盡荒而軍不能有若九邊則半歸武弁不則成荆棘矣四十一年遼東巡撫張濤疏報節年開過荒地三千三百餘頃大同巡撫石崑玉報蔚翔等州縣開有糧井無糧地一千二百餘頃三十九年直隸屯田御史徐鑒報開過畿輔山東河南一千一百餘頃此皆鑿鑿有據者若使風紀之臣督率各文武官盡力開墾量地爲之輸米將官勿占養廉則生業自饒中原入戍者具有資斧土著之卒不獨專倚轉輸每歲終各鎮督撫俱要據實奏